



在贸易过程中，英商发现广州所产的棉布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松江布（英人称为“南京布”）则久洗后依然色泽艳丽，松江布在英国风行一时。

清咸丰十年（1860），全国销售布匹4500万匹，其中3000万匹产自于松江府，约占全国的2/3。通过海上丝路，松江棉布用一经一纬构建起了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桥梁。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就描写了中国紫花布（即松江布）在法国民间流行的情景。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器代替，棉纺织业从农村走向城镇，手工的纺纱织布越来越少见。而松江布也一度成为松江女子出嫁前的标配。

松江布不但质地柔软，而且花样繁多，不完全统计有上百种之多，一般常见有扣布（叶榭）、标布、三棱布、斜纹布、紫花布、飞花布、柳条布、格子布、药斑布等。

冬野回忆说，他母亲一代的松江女性还会用纺纱织布，但这一生活习惯近40年来几乎在松江家庭销声匿迹了。他开始真正接触松江布是在2006年。当时，作为一名出生在松江泗泾的



青年画家，冬野搜集和家乡相关的各种老物件，一开始只是为了画静物，后来觉得其中一些东西就是家乡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最值得传承的就是松江布。

“我喜欢格子，喜欢各种颜色的老布，喜欢那些布里行间、纵横交错、理性与抽象并存的经纬线条和深藏其中的市井生活。这些年，我的布愈来愈多，不经意间它们在工作室的角落里，渐渐生长成一堵带有肌理的蓝墙。假如刻意截取其中的一段布面装裱起来，就是一幅很好的作品。”冬野表示。

冬野认识一个收破烂的外乡人老张，此人在松江待了十几年，每天摇着个铜铃铛，骑着个黑色破旧的三轮黄鱼车，穿梭于松江城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吆喝。冬野收藏的那些松江布多半都是老张贡献的。

如今，冬野的仓库里收藏了15000多卷松江布，来源于泗泾下塘街、秀野桥、盐仓、黑鱼弄、勾月弄、景德路、叶榭、仓桥、新浜、石湖荡等松江各地。这些松江布最年轻的也有40年的历史，最老的可能有上百年的历史。

2012年，冬野和伙伴们在松江天马山下的一个叫九曲的小凯氏宅内的松江布展示馆。



冬野的仓库里收藏了15000多卷松江布。

